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九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八

疏

進呈大學衍義疏

熊賜履

進呈大學衍義疏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為進呈大學衍義以弘

聖學以光

聖治事蓋致治惟在力行而修身必先窮理我

皇上遜志典學單心基命與商宗周成後先一揆臣濫  
竽禁籞備員勸講猥獻芹藿之忱少效涓埃之補竊惟  
大學衍義全體大用之書也宋儒真德秀書成表進辭  
曰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  
堯雜進於堯朝宣魑魅能逃於禹鼎又曰為人君者不  
可以不知大學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原為  
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

君之法至哉斯言聖人弗易矣明太祖允其臣宗濂請  
命大書於廡壁朝夕觀覽嗣是列辟俱寔之講筵奉為  
筌鑑誠以是書洪纖包舉法戒具備千聖授受之真百  
王代理之要蔑有能外焉者矣臣等仰遵

前旨翻譯繕寫恭呈

乙覽伏乞

皇上邃宮之中清燕之暇

注意存省

留神翫閱務期洞厥微奧措諸施為則內聖外王之道  
修己治人之術寧俟他求焉仍請

敕下臣衙門虔付剗刷廣行頒布俾八旗子弟誦習講  
求明體達務備

國家異日之用則正學表彰人才熾盛

君德日進於高明而

盛治丕臻於光大矣臣等不勝拳拳之至

歲終彙進講義疏

陳廷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題竊惟積日月而成歲不已維天合經史以為功其勤者聖蓋曲學行政道本相資溫故知新事須交盡我

皇上亶聰亶明之資實由天授好學好問之篤度越前王出臨正朝則躬理萬幾深居大內則潛心羣典隆寒盛暑不廢丹鉛綴衣虎賁皆通章句逮於講幄尤切

皇情每當敷奏先從

天語發揮凡有咨詢廻出諸臣意表兼之虛懷若谷溫語如春講畢有再拜之儀特蒙

賜免頻年有便繁之錫更荷

重領此皆亘古所未聞而今茲所始覩者也臣等叨預顧問之榮班愧乏涓埃之微助歲華欲滿舊例宜循其四書講義已於康熙十四年閏五月遵

旨先期彙進今將講過通鑑講義繕寫裝潢題明進呈



伏願

聖心折衷於誦讀之餘發揮於施行之際文武之道備  
在一人堯舜之治永傳萬代矣臣等不任諄切之至



進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疏

陳廷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題臣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

弘德殿進講蒙

皇上面諭四書已經講完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塵法從日侍

經幃伏覩

皇上聖躬親講典學彌殷

天語下詢訪道愈篤凡在六經諸史靡不極意研精至  
於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道比年以來次第進講歷寒  
暑而罔間積日月以成編固已體驗於

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覽年終彙呈盡在  
御前時廛

睿照廼者思垂永久

親降綸音爰令校刊宣布中外竊惟

皇上聖學崇深真足超軼往古臣等經術淺陋曷克仰  
助涓埃顧鄒魯之大義微言炳如星日而師儒之參稽  
互訂著在簡編嘗慕宗臣以半部佐君先明敬信節愛  
願學朱子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即致斯世於治  
平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吾

君為堯舜敢忘責難陳善之思仰惟

宵旰之勤勞不輟

宮闈之誦讀永光典訓示則臣民臣等謬效編摩復加

刪潤校鋟成帙裝潢進呈惟我

皇上常垂乙夜之觀存諸几席允懷千聖之道如晤羹  
牆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弘萬世光華之治臣等不勝  
區區之意謹具題恭進以聞

翰詹謝

恩疏

韓 莢

題為

聖世文治光昌教思廣育儒林寵溢恭謝

天恩事竊惟聖人以作君而作師合道統為治統要在  
文思光被教澤深長故九德采於虞廷三物興於周禮  
乃自詞曹之設本以儲養羣材端尹之司亦嘗遴簡妙  
選而寵榮徒寄訓誡罕聞要未有揭聖學之精微煥斯

文之宗主天言包括如八卦之盪摩寶墨光華倍五雲  
之絢爛曠乎萬古慶始

聖朝恭惟我

皇上

德縱自天學稽於古心勤宥密靡不廣運旁通極建中  
和咸克兼總美備蓋性天之奧即布為萬殊故翰墨之  
工皆歸於一貫江山輝映已徧留碧落之題卿尹翹瞻  
常拜舞紫薇之字而詞臣清切



宣賜尤多咸拱作堂顏珍為卷軸頃復

眷念蘭臺秘省人才端在濯磨芝苑仙班大治須加陶  
鑄

特召大學士臣玉書臣賜履暨吏部尚書臣廷敬至  
乾清門出

御書道德仁藝四大字

賜翰林院德業仁義四大字

賜詹事府更

虛懷下詢商酌當否臣玉書等咸各贊歎謂渾涵足蔽  
夫萬言精切適宜於兩署既自然而不可易亦極至而  
無以加乃

命頒賜臣等衙門臣等虔捧自

天仰答無地竊思道與藝合而德備業隨義盡而仁全  
我

皇上集往聖之大成以曲成萬物挺

一人之先覺以弘覺羣迷尋又

恩賜題辭闡揚厥旨字字抉可聞不聞之秘言言示此  
心此理之同緬昔朱熹之作箴不逢聖主豈期

帝歌之結契錄此嘉言臣等雖列宮牆僅習章句未能  
知味徒為飲食之人昭若發蒙頓開日月之照從此西  
園東壁矢朝夕於曩編秋實春華交悚惶於歧路至若  
龍騫鳳舞如覩神禹絳霄之碑

墨妙筆精遠過太平玉堂之額莫能名象總屬化工謹  
當金碧雕鏤雙懸公解更復貞珉摹勒永寶萬年臣等

不勝踴躍歡忭之至為此合詞具奏恭謝以聞

禮部謝

賜訓敕士子文題明頒發疏

韓 炎

題為恭承

寶訓戒飭黉宮祇領歡騰遵

旨頒發事先該臣部等衙門會覆准直撫李光地疏恭  
請

御製教條發直省學宮奉

旨依議臣部尋請

皇上萬幾餘暇煥發天章更求

御書臣部恭行國子監及直省一體勒石各學奉

旨候旨頒發各欽遵在案今月十九日吏部尚書臣陳  
廷敬左副都御史臣勵杜訥編修臣查昇恭捧

皇上親書

御製訓飭士子文一道交臣經管衙門者竊惟學校乃  
明人倫之地士習為正風俗之關恭遇我

皇上秉聖人在位之權為萬世斯文之主加養而加教

作君以作師久覃恩於正人心尤倡化於端學術凡茲  
撫臣所請早在

睿照之中恩許

天言惠茲多士

玉音初下率土已切翹瞻

寶翰今頒羣蒙頓開聾瞶字字若春溫而秋肅言言挾  
雷動而雨施大書特書遠追虞夏典謨之訓心正筆正  
媲美黃炎雲穗之章煥日月之光華增宮牆之美富不

特一時寓恥且格之妙用抑亦千秋立賢不肖之大防  
臣等伏讀不禁歡欣鼓舞之至謹遵頒發

前旨恭行國子監摹勒上石辟雍之鐘鼓從茲一新園  
橋之聽觀日將萬計俟搨善本上呈

御覽行臣衙門轉領各直省督撫照式酌量一體勒石  
學宮可也為此題知



翰林院落成謝

恩疏

張廷玉

為恭謝

天恩事乾隆九年十月南書房承

旨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送大學士掌院事  
鄂爾泰張廷玉進署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為韻賦  
東字音字二首勅諸臣各分一字賦詩又

賜臣鄂爾泰臣張廷玉

御書二額懸於院署閱日又奉

旨朕幸翰林院既與大學士等用張說五律字分韻賦  
詩顧人數為字所限編檢庶常吉士皆不獲與因復為  
栢梁體朕倡首句俾人賦一句用聯上下之情欽此伏  
惟

殊榮賁於冊府

睿藻輝煌

愷澤沛於詞林

恩華稠疊曠千秋而紀盛偕庶尹以騰歡欽惟

皇上

濬哲性成

欽明光被

接羲軒堯舜之統

德乃日新

揆星雲河嶽之文

聖由天縱璿璣斡運際甲子之重開寶籙迎祥繼雍熙

之累洽丕煥右文之典用彰稽古之榮繫是詞垣素稱  
清秩本崇政集賢之重地沿邇英麗正之遺規樸斲宜  
勤棟隆惟吉爰頒

與命俾予鼎新藻井芝栢鬱虹梁之特起璇題寶畫揭  
鳳榜以高懸亭號瀛洲真成方嶠地連華盖名稱玉堂  
屬廣廈之初成展鈎陳而夙駕

帝車紆軫光臨奎壁之垣日晷騰輝彩徹台階之次鵷  
行雲擁屹

黼座以中開豹尾星陳啓瓊筵而肆設雲璈錦瑟聆廣  
樂於鈞天翠釜金罍酌衢尊於丹地

摘章寵示韻分燕國之篇染翰聯吟製仿西京之體金  
聲玉振集條理之大成乾端坤倪冠苞符而首出鐫諸  
琬琰掩八伯之咸歌述考縹緲陋三侯之成咏斯文極  
盛振古希聞臣等幸邁

昌期叨塵秘省仰

王言之鄭重勉効論思誦

睿製以驚惶多慚寅亮戴

巍巍之至德莫申天保報上之忱思藹藹之吉人共志  
卷阿來遊之盛寵深逾分感極難名凡茲與讌諸臣共  
喜普沾

異數在昔纈袍蓮炬尚焜耀於曩編與夫玉署金鑾第  
鋪張於往載豈如

今日覃被

恩施尋巢猶記鳳池同荷需雲之渥釋屨甫來芸館均

瞻復旦之華拜稽竊附於歌虞醉飽還逾於宴鎬  
波添瀛海

恩重鰲山惟當共贊夫休明冀以稍酬於

高厚所有感激微忱理合公同具疏恭

謝伏乞

聖鑒施行





劄子

御製論詩發示覆奏劄子

李光地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六日傳示

御製理學論一篇湯泉應候詩一首臣反覆奉誦切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事物之理即吾心之性也  
吾之性即天地之命也然欲盡性至命者必自窮理始  
此大學之教所以先於格物也世儒言理者傷於繁碎

故或拘牽文義撫拾名物而不知會通於性命之真言  
性命者涉於空虛故或直指人心好言超悟而不知實  
驗於事理之著是皆不能合內外之道而得聖人之指  
也我

皇上推極理之本原至於天命率性而以格物致知窮  
其至理之當者為盡性達天之路盖合大學中庸首章  
之義而一以貫之不但朱子宗指不為俗儒曲學所亂  
臣愚謂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嘗觀朱子平生著書最

重者大學大學之說最要者窮理百餘年來陳獻章王守仁輩破除窮理之論而易以認天理致良知之說故士無實學而世無實用聞之者又但滯於名物粗淺文義支離之間亦安能有以正之哉

皇上此論宜刊示萬世以廓清洙泗洛閩之統緒現在刻朱子全書大學已將告竣臣謹請以

聖諭一章特系大學之後其於道術人心誠非小補湯泉詩情意懇惻音節高妙蓋

聖心無日不與天地民物同流故觸景怡情莫非真機  
之所濬發非學士詞人敢望其規製也臣愚素不能詩  
然生逢唐虞成周之世飽聆賡歌雅頌之音勉索枯腸  
奉揚

聖作鐘鏞之下雜以鼃鼃其為顏厚何如惟冀  
皇上恕其老朽荒拙不勝幸甚

請刊通鑑

聖諭劄子

勵廷儀

奏為

御覽通鑑既蒙

頒刻謹呈

聖諭並請發刊垂訓萬世事欽惟我

皇上道貫千聖學統三才躬先覺以牖民觀人文而成  
化萬幾宵旰之暇猶復好古敏求於經史性理諸書無

不乙夜披陳丹黃手勘尤以通鑑綱目法戒攸關凡  
御筆點定之處義例著明條分縷晰其間流傳謬誤或  
字簡錯落一經校正炳若日星真  
內府之秘編史家之寶籍業蒙

頒付撫

臣

宋榮照式刊刻仰見我

皇上下大公垂教之聖懷至深遠也抑臣更有請者臣父  
勵杜訥於康熙二十四五年間恭侍

皇上御點綱鑑大全及通鑑綱目全編敬聆

聖論記注成書舉古今治亂之源人事得失之故忠孝節義之隱禮樂制作之微一一闡發精深品評確當為儒先所未及並謨典以不刊雖經奏准

頒發史館而臣庶士民無由得見臣伏思詩書六藝折衷端在於聖人彞訓萬年數言必本乎

皇極惟

聖謨之昭布斯大義之宏宣今

御筆點定校正綱目全編既付棗梨請並將

聖論刊列其上俾覽者觸目警心震聾發聵上識

聖天子建中立極之本下識人心天理是非善惡之公  
不惟一世之訓行相率於無偏無黨即萬世子孫黎庶  
亦咸知大中至正之則於以植綱常而厚風俗  
皇上之教澤與天地無疆矣



回奏樂律劄子

張照

伏蒙

天語垂問古樂今樂雅樂俗樂之變律度量衡之曷由  
同樂音樂字之本末同異編鐘倍律及有設而不作之  
故臣章句鯁生不學操縵其於律呂目剽耳食而非有  
真得於心承

問茫昧震懼失圖切惟古樂自周而廢仲尼以前魯猶  
守之季札觀樂載在左氏迨師摯造齊在魯者亦遂淪

墜論語所記記樂亡也魏文侯與子夏問答語在樂記  
時去師摯適齊未遠列國猶有吉光片羽至於七國入  
秦而漸滅盡矣雖然觀子夏言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則  
知樂之與音猶識之與性性不離識不涉識不同性  
不異性樂不離音不涉音音不同樂不異樂識在則性  
固無所虧音在則樂亦無所闕性雖無虧而必俟空有  
雙融始能見樂雖無闕而必俟欲淨理純始可作縱使  
搏拊考擊之法笙鏞鐘鼓之制於今泯焉而宮商角徵

羽出於天然非人力之所得與則豈世代今古之所可殊古樂安得而亡況黃鐘之管曾經

聖祖仁皇帝考定而樂器制度散見於經史者猶可沿流以溯源哉惟在人存政舉而已樂經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臣聞之師曰體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悌所謂孝德也此與師氏之教同養士之本也

興者於物興懷道者自述其意所謂詩言志也倍文曰  
諷以聲節之曰誦所謂歌永言也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所謂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也雲門以下黃帝至周歷  
代之樂也蓋樂德則以理義養其心樂語則以聲音養  
其耳樂舞則以舞蹈養其血脉古人所謂以樂教者如  
此所以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後世不知樂為教之事故  
其職領於有司而已學士大夫鮮有知者其精微之旨  
不傳而徒索之鏗鏘節奏已不足以和神人況太常工

人記其髣髴用之郊廟者存什一於千百耳其施之民間日用莫非子夏所謂及優侏儒獠雜子女則其所化之民所成之俗當何如耶此固有教養億兆之責者所為蒿目乎斯世也然則三代以下非古樂之不可復特無復之之人耳得其臣如萬寶常如蔡季通者又不用於彼時若我朝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恭遇

聖祖仁皇帝心契天地之秘手握聲氣之元考定黃鐘

正歷古之訛謬則又有

君而無臣迄於今普天之下雅頌之聲未作而淫樂鄭聲亦未放此我

皇上所為撫世而興嘆也溯自列國時古樂既廢俗樂繁興桑間濮上之音流入宮掖左氏所稱撞鐘舞女吳越春秋所載越夫人教舞史記所載優旃優施之屬自朝廷以至閭巷以娛心志以悅耳目莫不用是惟郊廟所用則略存古樂之鏗鏘百姓不得而知則謂之曰古

樂亡也亦宜非樂亡也樂教亡也使鏗鏘之節同於古而即可謂之古樂則孔子不當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矣使器必蕢桴土鼓歌必鹿鳴四牡而後可謂之古樂則孟子又不當曰今之樂猶古之樂矣孔孟之言必同而無異則古樂在今匪存而匪亡斷可識矣迨漢高祖入秦有制氏者世隸太常記其度數叔孫通因之制為漢樂高祖好楚聲唐山夫人為安世樂實楚聲用之房中安世樂秦名壽人或曰即關雎之度數至文帝時

以奉高祖祠廟而楚聲又混入古樂矣漢武帝以謳者  
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造新聲制樂章述己功德陳之宗  
廟為太一天馬等歌汲黯諫丞相公孫氏斥黯誹謗先  
儒以古樂之亡斷自漢武焉嗣後俗樂音節盡入古樂  
如油入麵越世愈久愈不可考歷代雖欲修明無徵不  
信人自為說莫能斷其是非史氏但以用之宗廟朝廷  
者曰古樂雅樂其雖在朝廷而本出於里巷者謂之今  
樂俗樂依古有雅樂部俗樂部前明以來亦有太常部



教坊部其源流沿革文雖煩賾而亦具有條貫濛濛周  
子有言樂聲淡而不傷和不而淫入於耳感於心莫不  
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此數語者狀古樂  
之音最為明盡夫目之司視也口之司味也凡悅目悅  
口之物未有不敗道而傷生何獨於耳而有殊故凡樂  
聲激烈慷慨流蕩靡曼則耳必悅之若淡且和何悅之  
有古之作樂於以養德後之作樂於以悅耳所以三代  
而下朝廷之上奮然欲正樂復古者屢矣而卒不能者

盖以反乎周子之言而未嘗於此加之意歟至於度也  
量也權衡也皆本於律尚矣黃鐘為聲氣之元象數之  
本度量權衡皆於是受法度量權衡正而人生日用萬  
事筦焉

皇上深惟事本而期四海之同誠立政之要也按漢書  
律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  
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各自其十以陞於引而五度審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  
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緊合龠  
為合十合為升各自其十以陞於斛而五量嘉矣權衡  
者權重也衡平也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  
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  
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歷代諸儒考古制者胥  
以此為鼻祖焉夫黃鐘元聲自在天壤而造律之尺難  
得其真蔡元定律呂新書所載有周尺漢劉歆銅斛尺

蔡邕銅侖尺建武銅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始平古  
銅尺汲冢玉律尺劉曜土圭尺劉宗錢樂之渾儀尺後  
魏元延明尺後周玉尺梁景表尺隋開皇水尺五代王  
朴律準尺宋和峴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鄧保信尺大  
晟樂尺共二十種其同異則宋史詳之至於量周制則  
見考工記臬氏為量章漢制則見漢書律志至梁陳則  
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獲晉古玉升仿其制頒天下  
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以彼時官斗較

之多三合四勺隋開皇以古三升為一升大業後復古  
升嗣後史無其文至於權衡漢志雖詳而不知其器之  
何似石勒十八年造建德殿得圓石有名曰律權石重  
四鈞同律度量衡云又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  
石銅權一枚具有銘二七十九字識者云皆王莽所造  
也梁陳以前猶依漢古稱齊以晉宋時一斤八兩為一  
斤開皇時以三斤為一斤大業中復古稱貞觀時鑄銅  
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符玉尺玉斗藏於大樂署武后時

亡之宋淳化間詔以柷黍依古法較定權衡史稱其制  
為精備頒之天下奸弊無所措元明兩朝無聞焉我  
聖祖仁皇帝心通天矩學貫神樞既以斗尺稱法馬式  
頒之天下又凡省府州縣皆有鐵斛收糧放餉一準諸  
平違則有刑又恐法久易湮且古法累黍定度度立而  
量與權衡準焉度既不齊黍數即不合

躬親累黍佈筭而得今尺八寸一分恰合千二百黍之  
分合乎天數之九九於以定黃鐘之律尺既定矣又恐

不寓諸器則法不可明乃於

御定數理精蘊書內載其法以金銀製為寸方著其輕重而度與權衡之準瞭如指掌雍正九年列之為表載入

大清會典頒行天下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我

皇上以度量權衡天下猶有未同勤惓垂問仰見平均四海之至意臣以為在今日非法度之不立在奉行之未能請

命有司按表成造尺秤法馬斗斛頒行天下再為申明  
違式之禁務使畫一并令直省將會典內權量表刊刻  
頒布使人人共曉或亦同之之一法也夫五方風氣不  
齊民俗所便各異然在官者有一定之程則能以我之  
至齊者齊彼之不齊而不齊者亦齊其所不齊亦無害  
臣昔聞於

聖祖仁皇帝者如此今蒙

聖諭虞舜巡狩同律度量衡唯其時亦有不同者是以



同之若其皆同何同之有然而在我者安可不同至哉  
聖言信乎

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臣又謂立法固當深講而用法自在得  
人度量權衡雖同而官司用之入則重而出則輕以為  
家肥其鄙陋更甚者轉以此為國利譬如平糴以穀貴  
故平其價也往者有司轉就民間貴價之數畧減五分  
以賣官米則加以銀色法馬使費之數必轉貴於現在

之貴價矣於是米價以平糴而愈貴鄙陋之見曰此乃國之利也否則曰如此乃可告無罪也豈不與平糴之意適相反耶行之在上如此百姓至愚必以為度量權衡

國家本無定準浸假而民間各自為制浸假而官司轉從民制以為便此歷代度量權衡所以不同之本也夫期民間之恪守先從官司之恪守始臣愚見如此伏候聖訓至十二律五聲工尺樂字同異臣謹會同和碩莊

親王校定聲律謹按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知六律六呂所以為五聲之筦凡物之聲有低有高低可至於希微高可至於霆震皆聲也而不可以為樂故以六律六呂筦之去其兩端而用其中則其聲成文樂記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音有清濁愈濁則亦愈低愈清則亦愈高劃高低為五分謂之宮商角徵羽然而天數五地數五五音之間必各有半聲自然之理也爾雅云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即半聲也即有律之必有呂也又此五音必有餘分閏位而餘分閏位必在陰陽互易之地故必又有二變亦自然之理也合五音二變謂之七音則國語所謂以七同其數也然國語所謂七同者謂自子至午七律皆陽律也而自午至子亦有七律是故倍五為十加二變為十二則六律六呂備二變又各有陰陽則二七為十四十四位成則陽律七陰律七可以比音而樂之矣樂記所謂比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夫黃鐘宮也而大呂即為

清宮太簇商也而夾鐘即為清商姑洗角也而仲呂即為清角至於蕤賓一陰生矣而時方五月陰盡午中而即生於午故蕤賓為變徵而林鐘則為清變徵夷則徵也而南呂即為清徵無射羽也而應鐘即為清羽十月陽氣盡矣而陽無可絕之理故應鐘至黃鐘之交又有半黃鐘半大呂之位為變宮清變宮然後聲音旋轉不窮與造化同符焉皆非人之所能為也自然之理也自黃鐘以至半黃鐘名之曰律自大呂以至半大呂名之

曰呂其自宮與清宮以至變宮清變宮者則皆音之名也律以筦音音以協律然論其名則異舉其實則同也樂工記數不便於用則以其聲相似之字而又筆畫少易於標識者易之為十四字其工者即宮黃鐘也其曰仁者即清宮大呂也其曰凡者即商太簇也其曰伋者即清商夾鐘也其曰合者即角姑洗也其曰六者即清角仲呂也其曰四者即變徵蕤賓也其曰五者即清變徵林鐘也其曰乙者即徵夷則也其曰亿者即清徵南

呂也其曰上者即羽無射也其曰仩者即清羽應鐘也  
其曰尺者即變宮半黃鐘也其曰伋者即清變宮半大  
呂也查伋字仁字仩字伋字五者本無其字則知  
其止以記數而即黃鐘等律即宮商等音非實有是字  
別有義例又可知也然而其來舊矣楚辭大招曰四上  
競氣極聲變只則周末已有之也上聲歌注曰或用一  
調或用無調一者乙字無者五字則梁時又有可証也  
但其位分雖有十四而陽七陰七陽自為陽陰自為陰

不相參離則雖十四而仍止七也又七音必旋相為宮  
調乃可轉而又必除去二音調乃可成則七音仍止五  
音也然則雖加二變為七而仍止於五雖倍五為十而  
陽為陽陰為陰亦仍止於五也其編鐘一架上八下八  
上為陽律下為陰律向來考擊之節若南郊廟祀及臨  
朝大曲皆用黃鐘為宮若北郊月壇則用大呂為宮用  
黃鐘為宮則止擊上鐘不擊下鐘若用大呂為宮則止  
擊下鐘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



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太常寺樂工則知之矣然而其所以然之故則各不能知也若上八鐘內又有三鐘不擊者則以八鐘原止七音黃鐘為宮即當以倍夷則起調為上字調倍無射蕤賓夷則三鐘不入調無可考擊是以不擊將來元旦節若以太簇為宮則三鐘皆當考擊而黃鐘夷則無射三鐘又當不擊矣是上三鐘亦有不擊者因歷來俱以黃鐘為宮故為考擊之所不及而非設

而不作也儒生不知音律謂黃鐘為聲氣之元萬物之  
母郊廟朝廷必湏用黃鐘為宮否則有碍不知黃鐘為  
宮其第一聲便是下羽除徵不入調外商角羽聲必胥  
迭用若聲聲皆是黃鐘則晏子所謂琴瑟專一誰能聽  
之況大武之樂即是無射為宮載在國語無射乃陽律  
之窮而武王用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無所不可  
亦明矣況明代及我

聖祖仁皇帝未經考訂黃鐘以前並稱以黃鐘為宮及

考定之後始知一向誤以太簇為宮而明代盛衰不一  
我

朝隆盛如斯則迂儒之論不足信又甚明但自黃鐘以  
上音必漸高自黃鐘以下音必漸低其八音諧和與否  
非歷試不能明曉容臣等詳悉查攷辦理再行請

旨謹先將源委具陳伏候

聖訓



回奏丹陛樂導引樂用鼓起音劄子

張照

本月初十日臣等奉

上諭今按中和樂及壇廟所用之樂皆祝起而敔止鼓以節之惟丹陛樂與夫導引之樂則用鼓起音此始自何時意書云下管鼗鼓謂堂下之樂也丹陛導引皆堂下樂故樂工等誤用鼓起耶即今俗樂亦皆用鼓起可細查其顛末也欽此臣等謹按會曲中和韶樂樂器圖

有祝敵丹陛樂器圖無祝敵樂必有作止之節祝作之  
敵止之今丹陛樂無祝敵故以鼓為作止也丹陛樂所  
以無祝敵者明代無之今因之也明代所以無者古者  
堂上堂下皆祝敵至隋時以四廂樂祝敵同時並奏轉  
至喧雜遂廢不用唐季并廢堂上祝敵宋仁宗因王珪  
言下禮官議始置堂上祝敵而堂下仍無之四廂樂猶  
今丹陛樂所謂堂下之樂也故丹陛樂無祝敵相沿至  
今至夫不用祝敵即以鼓起衆音者鼓為衆音之帥其

來舊矣周禮太師大祭祀帥鼓登歌令奏擊拊注云擊拊磬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着之以糠又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輦注云鼓輦管乃作也輦小鼓也漢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又漢白虎通曰鼓震音也萬物滿盈震動而生其本在萬物之始耶故謂之鼓是知鼓為衆音之帥也樂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以比學之於五官師之於五服然則以之為作止以之為節奏宜矣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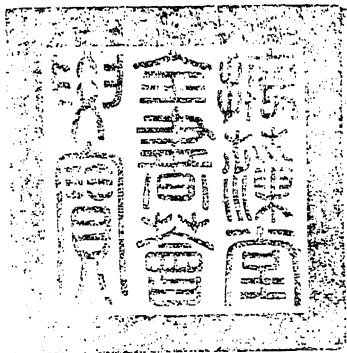
曰草木一聲漢宋諸儒皆謂金石絲竹匏土悉具五音若革與木則惟一聲而已故八音之序以草木為最下然而高以下基洪由纖起質為文本一為萬之母革之器為鼓為五音之節奏木之器為祝敔為五音之作止無祝敔則鼓可代亦自然之序也若拊鼓即是古樂中之拍板以為樂句拍板木音也堂下之樂及今俗樂以拍板代古樂鼓之用猶夫以鼓代古樂祝敔之用皆原於草木一聲之理也







皇清文頴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震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三十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九

碑

睢州節烈祠碑

汪琬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  
誥贈恭人趙氏恭人蓋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  
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

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間所向殘破騷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為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於北郭外斌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戶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

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為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睦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聞有是

命咸謹呼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  
斌顧瞻徘徊歎其地之湫隘弗稱非所以侈

上恩厲末俗也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宗老及其子  
姓議改築而遷焉即今祠是也鳩衆庀材自門而坊達  
於前堂後阿其旁眡牲有所庖湑有房徹藏祭器有庫  
俱次第訖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深丹堊增麗畚  
埽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  
既伐既具久猶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薦舉之詔來  
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鴛下固讓不獲命始  
覲顏執筆為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內女  
之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  
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  
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忼慨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  
以恭人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

符者揆以春秋之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撰傳中概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敘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污恒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誅於利俛首曲躬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議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

邁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呼恭人永矢貞正平  
居從容素志先定嗚呼恭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詬有氣  
如虹寧碎我首寧堪我胷肯玷髮膚而犬豕從嗚呼恭  
人遺爽不沒凡厥忌辰陰氛四塞飈馳雨擊陟降怵慄  
霧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高閼

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候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于  
豆于登于薦蘋蘩恭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  
州人



擬勒銘拖諾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張玉書

維天丕覆春生秋肅化彌宇宙惟

聖法天仁育義正道治垓埏

聖恩浩穰重譯畢至莫敢不來享

聖威如霆四征弗諱莫敢不來庭蠢爾狡寇僻處窮荒  
肆擾邊堠悖天虐氓蔑誓拒命游啓逆萌相彼狂啗恩  
不可懷德不可結度彼兇謀如虺斯螫如苗有蠹

天子曰吁蔓草易滋予其亟圖之師難遙制克敵在機  
予其親蒞之廼籌軍幄諸路並馳或犄或角廼刻師期  
中夏畢會勿疾勿遲廼命轉粟載輸載輓勿憚輟稼廼  
命度泉載浚載鑿罔避深堅廼治道塗廼設郵驛我軍  
用蘓廼置斥候廼謹邏偵敵情斯售

廟謀備矣明誓六師所向迅鷙昭告神祇以禡以輶百  
靈咸熙爰建旌旂爰蒐卒乘爰飭戈矛前茅戾止中權  
銳止後勁厲止虎旅嘽嘽捷若風雨奮若羽翰軍聲烈

烈翦彼鴟林轢彼鼠穴彼昏實愚謂茲沙磧泉涸草枯  
王師不撓有相自天馬騰士飽彼昏實蠢既覩王師駭  
自天降卷甲而逋遄奔如驚棄及乳雛西師洸洸遠涉  
瀚海注矢天狼賊兵猝邂軍鋒大鏖移時立敗俘迺甲  
兵籍迺軍械飼迺牽牲幕庭犁矣賊衆攜矣斯授首期  
矣旌門獻捷衆聲若雷

宸謨悉協

天子曰俞自茲邊鄙庶無後虞絕塞無垠縱橫掃蕩不

逾七旬邊沙如壘建威銷萌何翅萬里維山迤逦式名  
拖諾

黃鉞是麾于茲停蹕于茲振旅允宜紀實我

皇決勝衆議弗消羣疑弗聽我

皇握樞效順則撫構逆則誅威以仁行謀以智神功以  
斷成肆殊方重譯歷世千億永覩茲石



擬勒銘狼居胥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張玉書

聖人在宥函宇幷蒙丕洽文德載揚武功文以撫衆武  
以鋤兇稂莠既刈良苗斯豐緬彼朔漠狡寇跋扈昔修  
貢職世窟厥土自絕於天邊圉用侮聚若鳥獸散若風  
雨我

皇覆露德音頻仍悔罪內嚮庶汝用矜厥心不懲神人  
怨憎

皇赫斯怒捷伐是膺乃總貔貅

躬親韎韐直馳中堅預扼歸路困獸猶鬪窮猿卒仆賊  
勢大摧罔敢枝梧粵自北遁卷甲西奔收合餘燼或伏  
或蹲食盡而饑逋竄孔繁

皇曰急擊芟拑耒根

鑾鈴冬狩減御約齋豐州之北大河之西降人踵至羣  
醜內攜執迷者滅炳若燭犀爰及早春三臨朔塞羌來  
歸俘鴟鵂就逮爰飭我旅爰敵我愾軍鋒兩道鐵騎千

隊烈烈神武先聲載塗洊逼靈朔載張威孤賊悔噬臍  
賊懼切膚一夕自斃訖就天誅惟

皇濯征時經一載出入萬里洪河瀚海捷書馳聞軍心  
樂愷瞻仰

睿謨績婉因壘

睿謨維何早設三覆絃網恢張狡智莫售如鳥在笱如  
狄在囿以縱以擒神機盪寇方師始出整旆建旗

九重經畫儲峙百需厘無輟市田無算車過師十萬如

行康衢今軍旋歸飽糗秣藁片甲不頓斥堠環保日晶  
月煢氛翳迅掃蠻戎羌氏悉遵王道

聖心仁愛銳意止戈一視中外立拯痾疴各謹爾職各  
寧爾家

皇則錫福自邇訖遐繫我藩臣四十九部竝塞族居畫  
疆守宇既翦蜂蟻既殛獬獬尚協乃心載瞻我武嶽嶽  
狼胥史冊著聞

神威遐暢親駐六軍惟天時佑惟神助欣磨崖深刻用

昭大勲大勲告成

皇益布德地博天崇生民允殖

聖神文武惟

帝時克於萬斯年祚永無極



光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文武事務兼理糧餉操  
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  
保謚清端于公祠堂碑

韓 炎

我

國家監古王官之伯出大臣以總一方兩江地襟帶東  
南賦煩積重又聞苦兵草休息長養董統齊壹以紓  
顧憂恒難慎其人康熙二十年我永寧于公以畿內巡  
撫

特簡來節制其地公素以清望著威名至是操益厲襍  
被單車布衣疏食吏懾望風民悅載路視事二年條教  
大行絕苞苴止僭濫清獄訟肅軍伍除稂莠安愿良有  
不便之者流言布聞不恤也以暇興庠序習禮讓數闢  
書院講學其間俗方彬彬焉天不慙遺奪我壽者在厥  
服

天子敕功閔勞葬贈有加親製祭文書以賜其家維時  
兩江數千里百萬生齒保抱攜持燭香望哭哀音相屬



不絕而我蘇之民彫剝之餘視他郡為劇幸衽席于公  
尤不勝嬰兒中路之悲摧號殞慕久並不忘則相率為  
祠以祀公子來丕作地翦其隙材庀其度工一其力勞  
歌不興歡成若靈旗纛麾幢飛揚盼嚮父老子弟雜肴  
進蔬惟序維時而屬其鄉人韓莢文其麗牲之石莢旅  
進拜謁而言曰公之勞於外也久公之福於民甚溥嘗  
試言其大者從兩蒼頭招子遺之民俾有政有居公之  
為政於羅城也民罹賊慘脫之水火大工大役身服其

勞而民不擾公之為政於合州也削平巨盜以固巖疆  
公之為政於黃也會計數百萬之餉不乏軍興而身不  
名一錢公之為政於閩也申保甲以清盜藪鋤彊禦以  
甦民困尤推薦屬吏今左都御史于公府尹衛公兩公  
起而活民又無算公之為政於畿輔八州也繼自今孰  
不俎豆公我邦之民即時思召伯之棠嘗墮峴山之淚  
顧安得而私公焉雖然方公在時中外罔有大小遠邇  
屋漏衾影莫不有公或相恐曰得毋公來乎或又曰將

母不來所不到之地猶若或臨之也況其在宇下者匹夫匹婦又公平日之所惻然今者黃童白叟雜然而祈賽於一堂固公之家人父子爾庶或享之亦神之志也夫莢既退而書之石復詩以繫之以當迎享送神之曲容歌而薦之其辭曰

帝勤南服寄公安危公獻其身有勞有施維卒不渝孰磷與緇

王言如綉表以素絲滔滔江流曷云其逝肅肅柳荒參

差哀嗚不言不辭靈往勿亟勿捐我袂或遺我袂吳儂  
望思廟河之滸弗敢弘殺取庇風雨匪綴匪堅裁去烏  
鼠安公平生蕭然環堵嘉薦普淖粢醎在堂胼胝我餘  
不遐降嘗有苦有薇以芼以湘侑公平生唐園滿腸我  
社于斯我臘于斯

天子有命公實來尸曷間存歿神無不之千秋茲土食  
無我違

巡撫慕公免役碑

韓 茨

太子少師兵部尚書副都御史慕公撫江南承民困久  
拊循休息扶傷救敝張弛緩急大綱萬目咸劑其宜蓋  
上體

聖天子愛養元元之盛心而行之以誠濟之以權其憂  
民之憂若急焚溺其形民之力若護元氣凡督撫重臣  
所不敢請者公必力言之或言之而格不行者公常獨  
奉

中旨報可以行於中外皆蒙其便者比比也始公當官  
即有濟天下之志既受重任念當世民之積困在賦與  
役而江南賦甲天下公為之請減請蠲請緩既更罹水  
旱力請賑往往不待

報而以便宜發粟所全活無慮數百萬萬役法久壞自  
公均役以便民事簡費輕減往時十分之五會滇黔閩  
廣相繼煽亂

王師四出舳艫蔽大江而下所需夫役牽挽動以千萬

計公所以調護之者萬方所全活又無算而調發煩數民猶不堪其苦康熙十八年秋公乃疏於

朝力陳其狀大畧言自軍興以來緯夫率僱募民間給銀夫一錢民聞兵來爭逃匿不應募不得已計里均派先期拘集封閉公所守候日久官錢不敷里中賠貼又不敷以致饑寒踣頓相屬此兵未臨而備夫之苦及兵既到計船給夫悍兵及刁惡船戶橫索財物搜剝衣糧沿途鞭撻多致死傷莫可究詰此兵既臨而當夫之苦

臣今酌議緊急軍機呼吸難緩者仍給緯夫外其凱旋  
回京及各省調遣歸標官兵每船應夫若干以其直給  
船戶令僱足水手則夫可罷凡民間貨載無夫亦行兵  
船無夫不行坐水手不足船戶得夫之直於僱募易且  
資日用有餘自樂從事此法若行直省一例循照無悞  
師行以恤民力甦積困便

上命廷臣集議皆是公言行直省著為令自是之後  
王師取道荆湘江廣閩浙以至山東西河南所過相望



不絕而民間或不知或相扶攜以觀無何問者而江南  
當孔道師尤旁午又屬屢被民之丁男老弱湏臾未死  
亡之身得無調發之煩以復從事南畝或就旦夕之饘  
粥以生以養無驚恐者孰非公此舉之賜乎蓋公之規  
畫不於其一時必其可久不獨惠一方必及天下如是  
也塗於舞巷於歌皆曰公活我四方遠者傳誦公之疏  
皆泣下曰公活我災無奚斯吉甫之才職在史氏側聞  
民之歡聲可懷也爰寫其情而韻之其辭曰

五材迭用金行為兵蠹茲不諛桓桓徂征

宵旰拊髀怒以安民一夫不獲軫我

皇仁黃龍青雀在河之隈疾若使馬如霆如雷百丈邪  
許厥聲喧虺警警役夫亦孔之哀走藏無所吏呼何怒  
公家有程死生前路饑寒戰瘕彊行旋仆執朴以扶黔  
哲誰訴三年鬼方磬鼓怨咨哀我憚人命委鞭笞舟人  
之子職勞不來敢告司僕遑恤我私藹藹我公敷求民  
瘼觸目隱心妙用盤錯昔也鳴絃曾試其畧挹彼注茲

譬若河酌舟流靡屈下上自如估客萬斛寧有後期篙  
師好手罷民何為官益爾緡爾自度之上章得請征夫  
歸止率土之濱式狂以喜夫完其婦父拊其子流亡得  
還尪羸以起昔我往矣誰藝誰樹今我來思為農為圃  
昔我往矣市廛其空今我來思舉袂成風公在東南公  
澤侯甸嘉穀膏雨崇朝而遠公仁自今公及世世斟酌  
泉源其流不匱謀猷爾嘉於惟顯良公謝不居

聖心無疆

一德會合動罔不臧曷不和羹平我萬方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朱彝尊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為莊周周再傳而為孫卿蓋有以鬪問於墨翟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

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  
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  
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  
百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  
書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於  
恐人辯士儀秦之流幾於侮聖人之言也已明之太祖  
頒其書於學官當吳元年即諭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  
義使當時有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又敕文

學之士曰朕聞孔孟於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諭桂彥  
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唐以來稱之諭趙晉曰孔孟  
之道卿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  
節文者為發題試士恐啓諸生訕上之端爾乃無稽之  
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史近誣不足  
信鄒縣為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褒  
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尚書曾孝寬之請詔  
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

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  
謁廟見棟宇摧頽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疚疾之入於  
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  
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  
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彝  
尊不敢讓謹以聞於師者具書於石兼取外書遺意括  
為歌詩其辭曰

大人貌之白羽之白輕兮揚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



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兮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  
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  
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冽寒泉懿矣張公撫  
茲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於尼父聖  
克亞之秩祀斯所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朱彝尊

禮山川之祀以望其既祭也則以牲玉庶而縣之於林  
沉於水未有升高祀者其後易壇壝為廟而五嶽皆於  
山下恒山祠上曲陽遠在數百里外猶不失古望祀之  
義焉東嶽廟在泰安州治西北隅實嶽之南麓前三門  
門三塗樓峙其前神之居在五重端冕秉圭一如帝者  
之儀議者謂五嶽秩視三公然周禮有兆五帝之文宰  
五行配五色後蓋分祀五方而青帝得祀於岱章服之

盛非僭也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爾雅釋山曰河  
東岱應劭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謂  
五嶽之長相傳神掌死生之籍故曰齊度游四方各登  
泰山籙蓋自九皇六十四民以來秩祀不改彼嵩華恒  
霍特廟祀一方而已神則祠宇徧天下生民之奔走威  
福者疑神崇標峻極是處由是山椒嶽頂各飾神祠金  
碧焜煌於松栝之表至州城之廟載諸祀典祈報者或  
未之過焉惟朝廷有大典禮特命使臣祠告外則州之

有司春秋致祭一灑掃而已廟以是久不治嗚呼抑知百神受

天子職必祠官祀典所載乃其所以憑依也與

皇帝踐位之六年躬攬大政告於海內名山大川爰

命秘書院學士宛平劉公修岱宗之祀使旋尋奉

命撫東土既至檄知州事林君修治於是三司以下靡不率錢為助采大木於江淮由運河輦於廟明年竣事

城之雉堞殿之垣墉戶之棖樞土者為臺木者為榭鼓

鐘之樓齊湑之所宗廟案族瓚甌罍罍莫不畢治穹碑  
斷碣踣者復立鬼物青紅夾門左右州之男女遠方之  
人咸來覽觀小大稽首爰礪貞石以書歲月公授簡彝  
尊曰斯文也非子不可彝尊伏念岱宗為先王省方之  
地觀民設教於是乎在有孚顒若惟神是依治神人以  
和上下建神示以保邦國觀化之理一也萬物出乎震  
妙萬物者莫如神天地之盛德仁氣備焉神之靈爽既  
妥百物以諧四時以序協乎先王望祀之義將遐邇之

祈報者不於彼而於此焉庶無戾於古矣乃作詩曰

萬彙之生孰秉其權陰陽相代有化必遷巖巖喬巖善  
氣所宣降婁之躔天柱左海羣山是宗莫之與等惟神  
司職克配真宰陳書於虞考禮於周魯公三望紀於春  
秋百王之祀豈其崇丘嗟世之人不稽祀典鍵此重扃  
巖磴是踐神房寢地覆之苔蘚穆穆

天子既親萬幾使告於岱誕及海沂親臣代祀叩神之  
扉

帝有恩言爰撫青社小東大東綏此勞瘁有淑者旂有  
擎者馬乃巡於野乃舍於郊乃諏司牧爰暨庶寮浮木  
於江斲石於罄公來奉符五宿山麓新門有伉四阿重  
屋亦有寢宮陳其牲玉有蒼者璧帝睟其容百靈來會  
爾侯爾公奕奕者廟神罔時恫鬱鬱唐槐九九漢栢樹  
以豐碑昭神之德使山如礪報祀不忒



野舫廟碑

朱彝尊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稊故以方以社報祀於  
田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  
官凡天鳥蟄獸狸蟲水神蠹物為民厲者莫不掌之以  
官牡鞠牡犛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崇之術必詳顧  
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  
蓋鳥獸庶蠱之妖世不恒見則攻崇之術罕傳不有司

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毆之農之所不能毆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畯致其祈於田祖為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之道蓋無不宜也野舂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為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於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野舂者害稼之物陸機以為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翼氏蝮氏之

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屠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  
神示物魑之號往往潛為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  
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  
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非嘗有慨乎儒者  
之不能師古輒為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  
之遺而土人之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祈年方社之  
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  
罹凶旱螽蟥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為法以無戾

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為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  
已系之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膴膴曰野曰疇  
瘁於而稼神司厥職名  
用不懲大田既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維黍及稌農夫  
之報自取越涂我從籥章載歌豳雅辨神之號告諸方  
夏

皇清文頴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三十一

集部

皇清文頴卷三十

贊

易贊

李光地

易之為書源流已遠至於近今為說家滿衆星繁繫必  
辨緯曜羣言紛錯孰執其要我論聖統則折諸賢胡心  
是師曰余單傳折中賢者又以聖斷聖雖邈矣微辭有  
爛聖欲加年愚者須幾徒有日孳至斃乃已緬繹聖訓

觀彖可知姬公有言文王我師故知稱名始自文考憂  
患有興繫辭已曉六爻之作於是取材位之凶吉時哉  
時哉夫子之傳莫先於彖彖意既得爻斯過半其次釋  
爻片言摘抉夢寐周公如合符節大象之立推類廣引  
或離卦意皆卦之緼載稽三傳祖文宗周又通其象使  
理周流復總全經通論其要易簡之精乾坤之奧河洛  
苞符著卦圓方繫辭義例學易典常廣大精微著明深  
切如網在綱若車有轍厥後三篇出自河內圖隱象湮

千載明昧首定其類次變其通序之雜之觸長無窮





朱子像贊

李光地

堯舜之道二典僅垂孔氏六經至秦而灰漢唐之間道  
墜文喪董韓王揚晨星相望宋之中葉其學大醇及乎  
夫子程周彌尊閑聖之嚴憂世之厚頽瀾稽天獨執其  
咎刊去枝華務見本根菽粟麻絲至味大文肆開堂戶  
示我奧宅苟有能者便達天德於戲五百之運歷古而  
同建武貞觀一時之功天為萬代金口木舌夫子之生  
於湯有烈方明之初一術專師風流篤茂夫子是資詭

說汨之於聖則畔夫子道微貞元亦散孰陟嵩華越彼  
平岡孰能涉海而棄舟航夫子之道與時屯泰婺女之  
墟光耿長在凡我后裔瞻仰來茲古人有言心嚮往之

御書翰林院扁額贊

韓 茨

大書特書

天文發蒙序如久繫經義昭融警覺提撕振古洪鐘  
聖德渾全藝事旁通乾體日強筆健飛龍得心運手元  
氣化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御書都察院扁額贊

韓 茨

唐虞盛世賡歌喜起

宸章垂訓中天齊軌文符二典書兼八體象乾行健臣  
鄰仰止欽乃言職之綱之紀晨夕對揚

聖顏如咫



御書詹事府扁額贊

韓 奕

聖謨洋洋闡揚洙泗進修德業率由仁義遠邇高卑昭  
示所自

揮毫遄賜時雨之至榮光萬丈際天蟠地壽世無極赤  
文綠字





十駿贊

志在千里吉行五十曳匹練以飛光負玉花而屹立  
吞金支覆氤氲寶香裊閭闔獨步炯如月入歛絕材以  
就閑宜休祥兮重襲

右萬吉驪

張照

丹霄紫燕雲龍降精雄姿傑出猛氣橫行騰山跨壑毛  
羣震驚於菟之族憑險誰櫻林傳風嘯薄隱星晴天駒  
怒突振鬣長鳴爪牙縮衄顛隕谿阮威神崇衛警蹕塵

清

右闕虎駟

梁詩正

獅子玉龍為友塵不動風來陡情萬里心

一人坐文殊擁吉雲玉其色獅其力毛且物俱無匹蹄  
雪寒耳竹秋成地用與天游可

君意受

君恩日無事冬又春

右獅子玉

張照

龍馬華文朱兩翼軒紀來從太蒙域凌雲超忽奔虹織  
踔踔雲雷輸疾亟騰光瑞聖聞疇德即今服阜天閑側  
六飛角壯看奇特一團旋風桃花色

右霹靂驤

梁詩正

秀含月窟精降星房桃花汗赭火鏡瞳方四蹄先鳥一  
座如床流水日永行雲風翔般般麟若點點雪裝滅沒  
趨趨叩首高驤馱彼飛隼庶幾頡頏

右雪點雕

張照

卷三十  
天子之馬允資德驥在越影與超光念乘奔而謹轡比  
玉輦之閑安懿九花之上駟騰逸足以無前婉柔心而  
馴致惟銜檠之不驚斯以信逍遙之能事

右自在驕

梁詩正

地無驚煙海千里太平百年豐有芑肉駿空老天閑裏  
九旒旗下五花美爾獨當御

龍顏喜一嘶羣馬皆竦耳超光趨影去天咫足底靄雲  
紅黃紫

右奔霄驄

張照

感朔思兮風蕭蕭影滅沒兮朱霞飄秋隼橫厲兮盤青  
霄大羽獵兮靈之囿徼輕禽兮逐狡獸飛鞚兮驚沙電  
掣兮前遮迴靶兮縱鏑不遣霜拳兮破空擊

右赤花鷹

梁詩正

展倜儻以權奇聊逍遙以容與橫秋風而流英撲春雲  
而如舞涵淑德於逸才正當年而遇

主殊七十之馮唐比廿四之鄧禹

右英驥子

張照

逸景孫天馬子骨開張姿淑詭凌雲氣輕萬里上天衢  
追日軌顧飛龍爭尺咫秣芝田飲蒙汜環九垓歷塊耳  
歸

有德勢風靡駢象輿步金妃太一貺匪今始

右籥雲駛

梁詩正

三希堂圖贊

梁詩正

書品稱聖無過逸少家法是貽官奴特妙奕奕東亭韻  
流椽筆躡跡雲龍抗行齊匹鐫華永式墨本無多竟完  
片璧神物撫呵

幾餘甲乙研精寶笈採掇菁英居然鼎立堂仍溫室顏  
曰三希

仙毫記述妙緒雲飛厥義維何物以少貴緬企遐宗轉  
含道味與古為徒與天為徒進德游藝於此焉俱心畫

神營旁叅筆陣却笑米家但誇寶晉琅邪羣從風流著  
聞披圖靜對未沫遺芬稱制評書右軍傳贊

睿思淵微義超貞觀



三希圖贊

汪由敦

皇上得王羲之獻之及王珣三人真蹟因顏所貯堂曰  
三希

御製為記復命臣董邦達合寫為圖臣由敦敬為之贊  
曰古人有言文章小技區區翰墨又其餘事乃卓乎立  
極於千古窮神入化巧不可階而力不能至羲稱書聖  
獻之克嗣法護朗朗才復不易至於今二千餘年矣而  
一鱗片甲神物呵護者虹光寶氣猶上燭乎

天閭而邀

睿賞於神契蓋一善不遺故慨慕流連既

揮翰以銘堂復圖形於清祕聞之達者於物寓意而不  
留意竊獨謂

天縱淵衷本末一貫初無分於道器藝猶如此况等而  
上之於墻於羹孰能測

神心之精邃披斯圖也將遠懷自有所寄而非徒寤想  
晉人之高致也耶

明史列傳贊

汪由敦

徐達常遇春贊

明太祖奮自滁陽戡定四方雖曰天授蓋二王之力多  
焉中山持重有謀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無以過之  
開平摧鋒陷陣所向必克智勇不在中山下而公忠謙  
遜善持其功名允為元勲之冠身依日月剖符錫土若  
二王者可謂極盛矣顧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  
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勲齊而食報或爽其

故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為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為為將帥者鑑矣

張寧等贊

御史為朝廷耳目而給事中典章奏得爭是非于廷陞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為美談顧其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于政府効搏噬于權

璫如末季所為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公上  
者愛國次亦愛名然論國事而至于愛名則將惟其名  
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于匡弼之道或者其未  
善乎

顧憲成等贊

成弘以上學術醇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嘉之  
際王守仁聚徒于軍旅之中徐階講學于端揆之日流  
風所被傾動朝野于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

書院相望于遠近而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橫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之爭不烈于是矣憲成諸人清節矯修為士林標準雖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為重獵時譽者資以梯榮附麗游揚薰蕕猥雜豈講學初心實然哉語曰為善無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處矣

魏允貞等贊

朋黨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惡異名盛則附之者衆

附者衆則不必皆賢而胥引之樂其與已同也名高則  
毀之者亦衆毀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已異  
也同異之見岐于中而附者毀者爭勝而不已則黨日  
衆而為禍熾矣魏允貞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閎偉之  
槩為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雋傾動士大夫皆負重  
名當世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為之魁則好同惡異之心  
勝也易曰渙其羣元吉知此者其惟聖人乎





御繪詩經全圖贊

梁詩正

伊古垂訓左圖右書覽觀鑒戒如與游居我

皇稽古道存目擊無逸豳風高張殿壁

娛情翰墨清燕餘閒萬象天秀隨元氣還詩三百篇繪  
事流美惟馬和之起宋畫史風雅攸寄尚有典型匪刪  
匪逸不見全經爰整曩規羣工待

詔仿舊補遺擬追筆妙能品備矣未進於神

仙毫點染飛動疑真乃睠左方

御書章句遠邁思陵諸體畢具南陔以降束皙補亡周情孔思

更撰篇章

幾暇從容程功勿亟七載集成執林動色生氣遠出鎔冶化爐遺文總錄合璧聯珠紉縵烟雲昭回星漢萬丈光華

天章紫貫

神心遠邁大義載宣匪曰游藝進德在焉五際六情條

綱可述理趣環深蘊涵微密寫氣呈貌屬采附聲美刺  
審象心開目明受詩卒業求端要止大旨所存聞子朱  
子斯圖重炳可興可觀開卷自得無勞仰鑽由缺得完  
因文見道舊蹟流傳儼然師保小臣稽首大哉  
王言妙闡經義德成教尊形四方風繫

一人本但凜陳詩何煩補袞丹青法戒矇瞶誦箴此焉  
竝舉不顯亦臨盛德形容千載一遇歌頌無文聊充傳

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歷代帝王道統圖讚

錢陳羣

伏羲龍馬負圖

道統開天遇聖而授設位成能立極惟后丹圖五五羅  
星錯繡蓄秘儲精神物孰寇河流渾渾龍駒昂昂赤文  
綠甲背負騰光攷序作卦觀變陰陽文辭未立理蘊已  
彰

神農遍嘗百草

帝念蒸民得生而樂教畊耒耜濟病醫藥二儀變化蕃

庶聚薄鞭之以赅有長無落氣均大地數應周天五華  
二實性別形遷辛溫克調瘠癘斯捐人心和平壽考永  
年

黃帝畫井制畝

繼神農氏黃帝垂裳因民耒耨肇域井疆披山通路省  
下土方四道八宅民居以康步測章亥數推隸首師兵  
往來原隰左右冕旒相度蓑笠奔走百度漸興經始隴  
畝

帝堯欽若授時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敬觀懸象授民以時義和既命璣  
衡迺窺分至中星是正是推三光揚精五氣順叙民無  
憂患燥濕寒暑作息食飲樂恒安處問帝之力何有於  
予

帝舜鳳儀麟舞

玉瑞既班琴絃斯撫九成簫韶兩階干羽應律風平諧  
音石拊慶鳳為寶來儀率舞羣后至止虞賓在斯揚帝

之華典樂唯變敷教行賞象刑方施薰風自南恭已無  
為

夏禹隨山刊木

禹敷下土四載是乘決濬因勢力靡弗勝爰暨益稷功  
能克承祇台之德不伐不矜既道山川乃定貢賦錫圭  
告成賜姓表胙百神用饗民宗度數惟日孜孜惜陰成  
務

后稷教民稼穡



有邠之興際唐虞夏厥有相道匍匐知稼堯舉農師民  
力廼藉嘉種是登陳常贊化險阻既遠民居方夷奏庶  
艱食布物土宜粒我億兆以慰其咨肇祀嗣歲以迄於  
茲

成湯網解三面

成湯正域克寬克仁若秬惕罪視水懷民出見張網與  
物同屯曰為更祝溫然陽春爰釋三方用驅一面高下  
左右惟欲所便失禽不誠聖德始見漢南諸侯聞風歸

善

殷高宗夢賚良弼

彼築者誰衣褐帶索芒芒虞野風雲寥廓殷王恭默景  
命睠毫賢臣入夢不迂而選用作霖雨爰起肯靡天同  
神比孰左右之惟爾納誨庶其輔台克紹乃辟殷祀永  
綏

周文王發政施仁

聖人之仁物無不愛急先務者澤必下逮惟此無告萬

狀千態我覆育之勿令終廢至哉西伯化被六州振乏  
宣滯敷政優優枯骨瘞矣孔邇求矣維岐之治實啟有  
周

周武王訪箕衍疇

天以一清厥朔生水禹順治之九疇是矢推行增益實  
惟箕子書不盡言與圖同旨衡縱十五會于中央錫福  
者后建極者皇訪于商者周祚用昌彝倫攸叙治道大  
光

周成王卜年定鼎

武登幽阜實求天保三塗嶽鄙顧瞻周道爰審維伊天  
室載考公旦攝政業隆禪祿自周朝步命名經營乃卜  
年世兆食獻俘鼎定郊廓和會休明二誥既成越裳是  
庭

漢高帝太牢祀聖

孔子至漢二百餘年藏器習禮魯邦世傳高祖過之太  
牢祀焉令諸從政肅謁必先維至聖道其大難譽後世

追崇典禮彌著初隆釋奠戎器猶除馬上治之斯言殆庶

光武錫封褒德

漢哀平間密令卓茂舉善而教子民恐後病免歸歟鐘鼓孰右光武即位重賞首購命就太傅錫之侯封克獎循良迺靖烟烽雲臺濟濟車服酬庸茲先論德百爾益恭

唐太宗屏書刺史

漢二千石唐之刺史畀以化權用致上理苟非其人政亦撓亂虞廷考績黜陟臧否太宗君國實重此官屏書姓氏聿求入安安民要矣知人則難風移俗易史艷貞觀

宋太祖洞開重門

既定荆潭亦克岳朗揆日作宮民應如響營宇有制仰師訣蕩豈居是崇實心克廣爰坐寢殿令開諸門如方寸地寧莫余捫端直通豁反側以安惴惴危微予聖同

源

右歷代帝王道統圖讚其圖為臣母陳書所作竊  
臣猥以庸才叨荷

聖主洪恩恭養禁廷仰見

皇上典學功純於古帝哲王懿行嘉言篤嗜遙集深契  
精微謹將臣母畫冊計十六幅幅綴以讚另製一  
冊進呈

御覽敬申獻曝之忱用志乘韋之義臣錢陳羣恭識





箴

明善箴

熊賜履

善本降衷是為天命體用渾全曰情曰性大本達道心  
為之柄動察靜存無將無迎氣拘物蔽表裏交病不驚  
而鴟不麟而獍舉目棘榛動趾獲穽塞義克仁生心害  
政何以明之知行兼併去私存公閑邪養正樹德務滋  
除惡務屏天理既純人欲亦淨澄若止水湛如明鏡心  
君泰然百體從令言為法言行為懿行富有大業日新

月盛一念或差遂分狂聖一事偶違亦闕殃慶念哉念  
哉道在主敬本體工夫斯其究竟

主敬箴

熊賜履

厥敬維何曰惟主一永矢靡他庶幾弗失戰戰兢兢莊  
莊慄慄微顯一原初終一律曰欽曰恭功存宥密聖聖  
相傳惟茲的實周孔之書程朱之筆一言終身敬哉無  
逸



銘

雜銘

熊賜履

几  
二章

設之安授乃佚隱而臥忘予恤

彤席慄畫純溢蟠木烏皮勝雕漆

杖  
二章

扶危定傾維汝之行輔者翼德維汝之職

藜兮青節兮赤投九節托六尺

鑑 三章

鑑汝形明汝性形必端性必正

瑩若水朗如冰宜玉匣畏青蠅

白髮日生丹衷日清鑑乎鑑乎惡知予之幽貞

盤 三章

頰面滌塵盥手除垢方寸點污繫誰之咎

澡身對人洗心對天功夫無間維穢之湔

見水思淵懼溺也見凍思寒懼感也

帶 二章

橫金則慙鏤玉亦訕縞素委蛇無災無患

垂紳志正書紳道存

屨

毋由徑毋臨壑秋露寒春冰薄

枕

高則安欹則憂碎琥珀賦枏榴鴻寶之書不須搜

拂

蠅莫近塵莫沕鄭俠當年只此物千載而下名不屈

屏風

立則端直處必廉方善哉李尤其言孔彰

榻

非其人不設非其人不下

硯

方圓備蒼素分清如池翠若雲是之謂天地之文

墨



習習蘭津融融松液萬歲千秋憑斯一擲如之何弗惜  
筆

犀比錐鋒同矢中書君管城子班生投安世珥夢花文  
獲麟止毛穎傳盡之矣

紙

白簡見青蒲變文愈衍道益衍是以君子慎所撰



文房雜銘十二首

陳元龍

中書勞勩載寢之牀我方腕脫爾倦朱黃俾爾小休以  
養毫銚動極思靜道在善藏

右筆牀

墨海既瀦研山尤峻紋如波皺質同玉潤在昔米顛署  
之寶晉黑雲滃然橫開筆陣

右研山

玉蟬一勺涓滴幾許散作墨花天孫機杼古貌是式虛

中是注膚寸而合為天下雨

右水丞

管城所都譬猶武庫麟角鼠鬚居然成聚或剛或柔亦  
細亦鉅隨材器使綽有餘裕

右筆筒

楮生有文宜主以靜式金式玉抑浮戒橫如砥之平如  
珽之正藉爾端方以為鎮定

右鎮紙

光分太乙短檠毋棄玉漏初長蘭膏方膩霏霏煜煜吐  
燄結穗三餘所資不遑宵寐

右書燈

雪花打窓紫玉冰結染翰濡毫倩誰呵筆微溫始泮春  
盎流溢生意融和愛如冬日

右研爐

懸腕斯貴枕腕斯易指法既運且休吾臂即墨膺封管  
城晉位乃召此君作掌書記

右臂閣

墨去其積言去其陳滌除舊染鋒穎彌新質瑩神完體  
潔用醇揮毫落紙清無點塵

右筆洗

比之律度為天下式在易維坤六二協德鳥絲紫闌縱  
橫若一受材不斂好是正直

右界尺

書貴瘦硬代筆以鐵快劍長戟繆篆糾結龜駝壓紐秦

殘漢缺清閼蕭閒古香郁烈

右圖章

盛以水玉和以瓊液流耀含英內映外覲爰佐書史如  
圭如璧千秋丹篆策爾勲績

右印池





寶座銘

徐本

大寶曰位底定四方聖作物覩恭已垂裳黃屋丹宸世  
有典則膺籙受圖懋昭令德南面而聽居高臨卑聲律  
身度惟敬之為曰禮制心曰義制事記動記言史左右  
侍雕龍飾螭追琢其章保定孔固恢廓絃綱承式百官  
平章百姓萬邦時雍萬年表正



未央宮瓦硯銘

汪由敦

炎祚開紫宮新陶甃良垂千春宜毫墨壁府珍

銅雀臺瓦硯銘

汪由敦

神雀軒舉藏歌貯舞高臺既傾驚沙宿莽萬瓦鱗鱗遺  
此片甲質瑩而澤什襲寶匣豈無良材龍尾鳳味閱歲  
逾千曷若汝壽

又

汪由敦

伊昔之鉅麗瓦也有餘媿而今之遭逢登几席以雍容

陳秘殿松華汎臺安在哉瓦為硯是可鑑

未央宮瓦研銘

梁詩正

元雲蒸蒼壁獲未央瓦鄴侯作軼甘泉藐銅爵刀筆意  
早相託到於今伴圖籍播清芬石渠閣

溫室瓦研銘

梁詩正

卯金銷留瓦注鴛鴦影已分蟾蜍氣方吐猶記當年簪  
筆人巡簷默數庭前樹

銅雀臺瓦研銘

梁詩正

銅雀雙鳴五穀熟幻化長留硯田宿墨池清泚星光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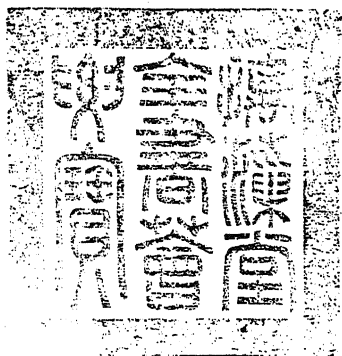
依稀照影漳河曲

又

梁詩正

建安片瓦今依然神工遺結文友緣  
珍逾蒼玉千秋傳何似當年燦金碧  
臺荒空惜參差跡

皇清文穎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郭寅

謄錄監生

臣

張元信